

春秋明志錄

九

403

71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明志錄卷十

明熊過撰

昭公

名稠襄公夫人妾齊歸子在位二十五年孫齊在外

八年九月三十三年薨於乾侯謚法威儀恭明曰昭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
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於虢

書加於牲上而晉人許之舊書宋之盟辭也宋之盟
蓋楚先歆今讀舊書楚人得無重得志而晉少懦乎
曰左氏之紀事本有可疑而杜之傳左氏遂以臆決
之耳晉楚之從列於會者於宋之盟蔡實先衛而虢
則衛先蔡是班位之不同也楚屈建公子圍衛石惡
齊惡陳孔魚公子招鄭良霄罕虎是人之不同也若
齊國弱宋向戌皆宋會不出主名者而今以告之明神
獨能無異乎故讀者讀其盟辭而班位與宋不同者

據經為斷可也據經之班楚曷常重得志乎蓋衛晉之從而蔡楚之黨先後之間了然可見杜氏求其說而不得乃曰衛先至會據襄十年齊世子光進班之例為言不知宋之會良霄實先陳蔡而至亦未嘗進班何獨於虢乃進衛也杜氏謂楚恐晉先歃故欲從舊書不歃如是則公子圍雖有先人之心亦兢兢然圖免爭端何謂得志乎夫盟則書盟會則書會經未有以盟為會者宋虢經皆書會而傳皆以為盟經何以沒

其實何以為傳信乎當時赴告之辭必有足據而襄
昭皆當孔子之世其藏在諸侯之策者皆得於見聞
之真矣夫不盟則不敵雖宋之會吾亦未見楚之得
志也而况號乎哉胡子疑晉少懦而楚重得志蓋亦
若信傳而不信經者

三月取鄆

據傳秉莒亂而取邑也然不書伐莒取鄆胡子頤曰
不悉書為內諱也使為內諱則沒其實而不書不愈

乎李廉曰不書伐莒嫌討賊夫書其伐莒誠若為討
賊若上書伐莒下書取鄆則亦祇見其因利而動亦
何嫌之有乎襄十二年春季孫宿救台遂入鄆趙企
明曰鄆者東鄆莒附庸也故不係之莒明鄆之為附
庸者春秋書內取七皆國名例未有以邑書取者也
又按左氏載莒訴魯取鄆之事以經考之諸大夫會
號原未為盟惡得云尋盟未退魯伐莒且會在正月
取在三月其事本不相及也莒方弑君未嘗與會何敢

突然遠往訴魯而楚反欲為莒執魯卿邪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三傳書曰秦伯之弟鍼罪秦伯也諸侯之尊兄弟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親之也親而奔之惡也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也左氏紀鍼其車千乘然諸侯地方百里者出車千乘而其正卿始得百乘耳秦雖大國鍼尚未為卿雖富安得遽有千乘遠從哉又云享晉侯造舟於河十里舍車自雍及絳歸取酬幣

終事八反啖叔佐曰鉞雖富奢應不能至是傳說之大甚也斯可謂抱遺經者矣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

子穿嗣是為莊公

晉荀吳帥師敗狄於大鹵

大鹵大原也今晉陽縣也於是始用卒兵威一振狄地遂多歸晉矣然不見經者非以取降及滅也九得地非用兵而自来附者恒不書陳君舉曰晉自悼公

以來狄師不出敗狄至是而再見晉彌衰也悼公之
伯魏絳諫曰勞師於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棄陳
也獲戎失華毋乃不可乎悼公卒復有事於遠畧至
伐鮮虞遂外晉矣

秋莒去疾自齊入於莒

公子恒稱公子必篡君爭國而後名之去疾密州之
長子密州見弑而去疾奔齊至是因齊力以入國未
見其能討賊也展輿與聞乎弑者也去疾雖宜入而

不能討賊則其入也與篡君爭國何異矣

莒展與出奔吳

展與嘗踰年矣不稱爵未有成之為君者也蓋為弑君者所立實不以為君也

叔弓帥師疆鄆田

高抑崇曰疆者封溝之也季孫嘗帥師城鄆後復為莒所取今乘莒亂而取之又帥師以疆之者懼不服也

葬邾悼公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麋卒

楚子麋實弑也何以書卒從所赴也其赴奈何公子
圍縊之而瘞以赴之也故從而卒之胡子曰聖人耻
中國不能討向戌子產靡然從之懼無以昭後世也
而泯其跡是僞戍得諱而圍幸逃於弑君之惡矣夫
僞戍則信不明於討賊之義然未至於如圍之惡也
因此而諱彼即如州吁宋督之類諸侯列之會成其

亂而不恤也誰與討者而不諱哉以是知從赴而書也金氏曰弑君而自立者必不以弑赴而春秋皆正其弑春秋成而亂賊懼矣獨從僞赴以免圍此或者聖人微闡之意且將投畀有昊乎予謂實從赴耳弑君者雖不以弑赴如董狐南史之徒猶得以書之是謂國有人焉耳抑亦或中國禮義之區不獨其服在僚後者不忘君臣之義而在野亦有小人之箴猶得傳播以相徵驗而書之不至如楚習於蠻俗而熊通

商臣莫或討也漠然視其存亡蓋至是以恒辭赴而
君臣聽之則俗益衰而事益可駭矣左氏所紀播於
諸侯焉用之者雖其國之所賢如椒舉亦皆以為宜
然矣從赴而書將並治其臣若君也乎然下書公子
比出奔則讀者可以知麋之弑而問義黃東發云經
傳不同當以經為正亦可謂曲而中矣季父圍共王
子立是為靈王

楚公子比出奔晉

比共王子靈王之弟也比與圍兄弟也而為右尹於
是不義圍而出則非其罪矣出非其罪則曷為書之
以圍弑君之罪不著於春秋故書比之出以明變也
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起厥之子王葆氏曰前此晉之聘魯者九未嘗以上
卿執政者將命今韓起始以去年為政而是春即聘
於魯蓋晉霸漸衰而欲以嘉好結魯也

夏叔弓如晉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黑駢之子公孫夏之弟此殺有罪也從其恒稱而不
去族與楚得臣宜申宋山異何也不以時討也古者
誅有罪無留獄豈幸而勝之哉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少姜之數於守適晉侯之蔽於愛也魯君之至河士
文伯以非伉儷為辭曰請君無辱此亦晉侯之明也
君則無辱而卿致服雖非先王士弔之禮亦魯君臣

酌輕重以事盟主之情初非晉之輕君比臣宿之如
晉亦自事勢所必至逐君之漸未必萌於此胡子之
明斯義於經本自多鑿若魯侯之妄動則不待貶之
而自見者胡子欲勿反而為之辭乃若成少姜之為
適而聞義不從強遂其非矣故啖氏之旨精於康侯
企明矣或曰庸知晉之非輕君比臣也曰晉之辭直
且是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則晉之禮於魯固未嘗
輕也及叔弓如晉晉人方修郊勞致館之禮而况魯